

山西省档案馆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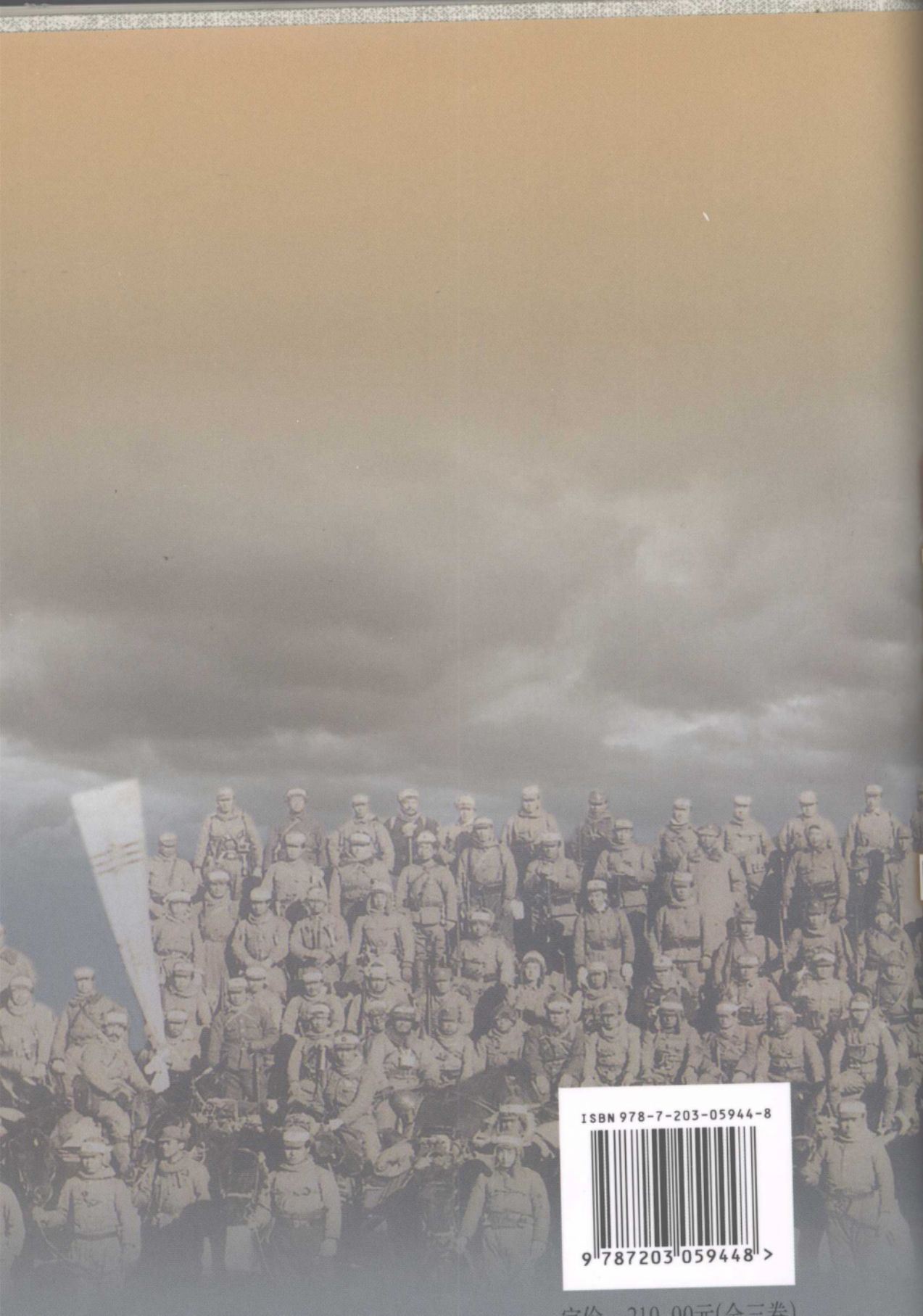
二战后侵华日军 “山西残留”

——历史真实与档案征引

第一卷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ISBN 978-7-203-05944-8



9 787203 059448 >

定价 210.00元(含三卷)

山西省档案馆 编著

二战后侵华日军 “山西残留”

——历史真实与档案征引

第一卷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主 编 孔繁芝
副 主 编 赵永强 张永洁 尤晋鸣

本卷编审 王保国
主 编 孔繁芝
特邀翻译 孙 耀



日军日侨“山西残留”统一体制主要策划、组织、实施者，原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河本大作。



日军“山西残留”组织、实施者，原日军第一军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旅团长元泉馨。



日军“山西残留”组织、实施者，原日军第一军第一一四师团师团长三浦三郎（前排左三），与“残留”日军枪刺比赛中优胜者合影。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



日军“山西残留”主要策划、组织、实施者，原日军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



“残留”日军暂编独立第十总队、教导总队司令部
“复兴楼”（原侵华日军第一军司令部，建于1940年）。



“残留”日军暂编独立第十总队总队长（原日军第一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高级参谋）
今村方策检阅部队。



1956年6月12日至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太原）对城野宏、相乐圭二、菊地修一、永富搏之、住冈义一、大野泰治、笠实、神野久吉8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1946年“军事调处执行部”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右四）、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右三）、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右五）等，到太原视察、调查。



1948年晋中战役中解放军部署炮兵阵地。这次战役，“残留”日军参战部队几近覆没。



中国人民解放军会师太原前线。1949年4月24日山西省会太原解放，
驻太原“残留”日军彻底覆灭。



日军“山西残留”主要策划、组织、实施者，原日军第一军司令部参谋岩田清一（左图前）、日伪山西省公署（1943年改称政府）顾问辅佐官城野宏（右图前），太原解放战役中
被捕。

1956年6月，
第一批被免于
起诉、释放回国
的日本战犯，在
“兴安丸”号轮
船起锚后，向中
国这块再生之
地挥手告别。



1984年，中国原抚顺战犯管理所、太原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访日，受到热烈欢迎。



经过教育改造，被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宽大处理的日本战犯回国后，出版书刊揭露侵华战争罪行。



1990年6月，日本岩手县“日中友好之翼访华团”游览中国万里长城。



2004年6月，日中友好协会会员、原“残留”日军暂编独立第十总队第二团上尉奥村和一，到山西“太原解放纪念馆”，向中国烈士谢罪。

序 言

1956年6月12日，太原市海子边大礼堂庄严肃静。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这里开庭，公开审理城野宏、相乐圭二、菊地修一、永富博之、住冈义一、大野泰治、笠实、神野久吉等八名日本战犯战争犯罪案。这一案件与特别军事法庭审理的其他案件不同，那就是“被告人在中国犯下了双重的战争罪行，他们不仅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期间，是侵略战争的坚决执行者，而且在日本投降以后，还是新的侵略武装的拼凑者和新的侵略战争阴谋组织者”。

案件中拼凑新的侵略武装、组织新的侵略战争阴谋的重大历史事件，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在中国山西的侵华日军“残留”事件。

1945年8月15日，全日本除生病不能站立的人外，国民全部起立，听天皇裕仁宣读“终战诏书”：“朕深鉴于世界之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告尔等臣民，朕已飭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

就是在美、中、英、苏联合发表的《波茨坦公告》中，四国通告日本政府：“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但是在山西省，无条件投降后的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军高级将领及其他军国主义势力，却利用军阀阎锡山借投降后的日军对抗人民军队的企图，策划、组织、实施了战后“山西残留”：在阎锡山的“屋檐”下暂时荫庇，而以具有独立控制力的军队残留下来，辅之以经济、政治、文化、情报和社会残留，用战胜国的资源服务于战败国的经济复兴，把山西变成日本实际的殖民地，等待国际局势变幻，山西残留日军将作为重建日本军队的先遣队，山西就是日本重新向大陆扩张的前进基地。日军残留山西后，拼凑武装部队，组织战

争阴谋，提出“复兴皇国、恢弘天业”的纲领宗旨，明火执仗地对抗解放军，肆无忌惮地杀害中国人民，在中国土地上制造新的战祸。三年多时间里，参加了晋北战役、汾孝战役、正太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等重要战事。还违反国际法，施放毒气弹，造成解放军战士的严重伤亡。

二

斗转星移，半个世纪过去了。城野宏等八名日本战犯经服刑改造，已在1964年前刑满释放或提前释放。与城野宏等参加“山西残留”同样犯有双重战争罪行，但属于“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现较好的”111名日本战犯，则于1956年当年即被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宽大处理，免于起诉，分三批释放回国。老牌军国主义分子河本大作，未及提起公诉，1953年先病死于太原战犯管理所。也有侵华日军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参谋长山冈道武，第一一四师团师团长三浦三郎等，本属罪行严重的日本战犯，但于1948年已回到日本，或于1949年太原解放前夕潜归日本。

然而，战后日军“山西残留”这一历史事件并未淡去。事件的历史真实与历史警示，经历流

光，浮于海面，成为二战重要遗留问题引起世人关注。在中国，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出版《河本大作与日军山西“残留”》。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编辑出版《侦讯日本战犯纪实（太原）》。山西省政协《文史研究》、《山西大学校刊》、《山西档案》等，也有相关研究文章不断刊出。在日本，原“残留”者组织“全国山西省在留者团体协议会”及“残留”事件亲历者，撰写、出版了大量记述“残留”活动的文章和书籍。一些民间团体、学术组织及大学教授，也对日军战后“残留”进行研究，发表论述。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亚洲研究》等，同样对日军“残留”问题给予关注。这些书刊、文章，记述“残留”事件，探求“残留”根源，揭示“残留”实质，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然所凭资料，主要依据特别军事法庭审理日本战犯的案件材料和事件亲历者的回忆文章。对事件历史真实的进一步研究、揭示，如日军残留的纲领宗旨和特殊本质，是“复兴皇国、恢弘天业”图谋军国主义东山再起，还是充当山西军阀的雇佣军？日军残留采取怎样的军事体制，是否具有独立的编制、规章与掌控权？残留活动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还是

包含经济、文化、社会残留的统一体制？战后日军残留，给战胜国中国造成哪些新的战祸？以及日军残留、遣返、伤亡、被俘接近准确的数字等，都还需要权威性的事实依据与文献征引。

三

历史在自身过程中形成档案，档案又真实地记录着历史。战后日军“残留”事件发生在中国山西，记录和反映这一历史事件的原始档案，较系统地保存在山西省档案馆。这部分档案面向社会开放，提供中外利用者查阅，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中国中央电视台、山西电视台、《中国档案报》等媒体，依据山西省档案馆原始档案，对日军“残留”事件多次采访、报道。2000年4月，曾参加侵华战争、战败后执行上级命令残留山西的日本老兵奥村和一，在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陈俊英女士陪同下，专程来到山西省档案馆，查阅“残留”日军形成的档案材料。奥村和一说，“查档目的，是为了澄清‘残留’事实，还历史本来面貌，给后人留下真实的历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山西省档案馆接待了他们，并提供阅览相关内容的档案资料。其中包括残留日